

舒梓溪文鈔外集卷之五

明太史氏進賢舒

芬國棠甫著



裔孫

舒

琛伯獻甫輯

舒

璫季琰甫錄

後學豫章漆

彬中父甫編

臨川吳樞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記十一首

東城察院題名記

國朝官職多做周官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御史則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焉 國朝雖不並建六典然每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則猶周官也歲 命御史十五人巡按於外俾天下之治忽吏治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天子不出闕庭而若指其掌此非周官贊冢宰之意與嘗疑若湖廣若四川若陝西幅員不啻萬里每

以御史一人巡按足矣京城內外廣輪僅踰舍耳乃分五城城設御史一人不旣多與豈帝王之治詳於內必求翼翼以爲四方之極與竟其所職則又惟若禁暴氏野廬氏司寤氏脩閭氏啣枚氏蜡氏雍氏萍氏之所守豈所謂國刑上愿糾暴其道固如是歟不然則體設官之美意固存乎其人雖盡制之君不必畫一於盡道之臣也五城無公署惟東城兼督大倉稽其出納糾其欺弊以計國用之

登耗其任尤重故特爲察院然亦無所謂題名碑也予同年御史楊君惟賢始欲礱石爲之時同事者 欽差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何孟春監督員外郎莊惟春主事俎琚丘其仁江元輔陳儒戴亢陳瓚成之曰是舉也豈徒然哉名存而實可考則監戒寓焉激勸寓焉蓋史氏年表之遺也惟賢然其言悉稽前人之名刻之因屬芬爲之記

兵部武庫司題名記

我聞曰國之大事在戎戎兵也豈不以兵之強弱繫國之安危哉今之武庫司即周禮司兵之守也以志於偃武曰庫焉然尺籍亦於是乎貯是秘之也是又軍司馬之守也蓋兵之銳鈍士之登耗存乎其人矣司之官不其重歟官有郎中有員外郎皆大夫之秩也復有主事焉亦周列國下大夫之秩也視軍司馬司兵之秩隆矣豈由周而還則戎尤爲大事與司舊無題名碑茲余姻丈李君宣之謀

諸同官李君通甫余君邦興陳君邦懋劉君
允濟始爲之事成而問記然則諸君豈徒重
其官與夫名亦名也由實有餘而生也謂名
生於實之不足者非也故實也者心也性也
道也心之虛靈廣大夫人同也性之剛柔善
惡中夫人不同也道則心之發而範圍存乎
性也惟聖人盡其心體而性無不中故動容
周旋無非道也其大者揖遜也征伐也剛述
也道在萬世也故堯舜湯武仲尼之名亦萬

世焉世之人惟名之徇而不求其實也有出
奇用術以爲智者矣豈知徐行後長可以爲
堯舜邪有義襲色取以爲賢者矣豈知慚德
悔過不失爲湯武耶有黨同伐異以爲學者
矣豈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所以爲仲尼
邪君子知其然也戒慎恐懼以存其虛靈廣
大之心省察克治以易其剛柔不中之性是
以道由此立名由此出洋溢施及終底于配
天也孰謂實不足而名生哉諸君旣知所重

而必求其實則參天地贊化育亦分內事也
是碑之題猶鍾鼎竹帛名其有窮也哉是爲
記

建寧道憲臣題名碑記

國朝制凡地方官有專 勅者其地必要其
任必重其官亦必選擇而使之者福建建寧
道有專

勅自弘治庚戌始是歲處人盜礦獮入于境境
有坑治之利亦盜之招也守臣以 聞遂以

巡坑憲臣定居其地兼分巡事茲三十年矣
而蕭君必克以僉事嗣膺是任旣士民休和
謂三十年世變之一機也懼前輩勤事或就
湮沒乃植碑悉記蒞于茲土者之名氏亦虛
下方以俟將來又告芬請記以爲是或激勸
之一道也夫建寧居八閩上游自

太祖皇帝已長慮之以琉球倭奴炎風葦涉則
福泉雖外屏建寧實內屏也不然行都司之
建何巋然如遼左陝右邪其地蓋要矣承平

久而武備弛詩書用而戎弁衰則憲臣飭兵
之命雖微處盜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是
官也豈特以警讐坑冶之徒哉其任蓋重矣
始事者蕭君有終而繼之者莫君賢中廢而
復舉者正德四年劉瑾
裁革六年復胡君時振而今之繼
者必克也蓋皆選擇而使之者矣然則孰不
知體朝廷命官之意而顧有待于是碑以
激勸哉但世際一變則人心之趨向政事之
難易時運之消息係之矣固有不可以常律

者不可以常律而姑置之則令尹子文不爲
也而蕭君顧爲之哉是以穹碑鴻名一一刻
之俾後之人因其名以詢其時以考其政因
其政以求其心則往者得而來者敬矣往者
失而來者懼矣懼則不徒激而戒于是乎存
矣敬則不徒勸而法于是乎存矣是碑也凜
然史氏一年表也烏可少哉

武寧縣遷學記

武寧縣有學自宋紹興間始歷元至正十二

年盡燬于兵我

太祖受命洪武五年乃建于縣治東南是後科
目亦徃徃有人成化十年乃遷于縣治西由
是比年解荒乃正德己卯桂平陸君浚來知
縣事逾明年庚辰政通民和惟科目乏人是
懼乃相學宮曰是宜遷乃謀於教諭鍾汪訓
導宋檄莫琛僚屬縣丞張翔周冠主簿吳志
大典史王瓚監生劉源諸生甘傑等又進耆
民盛環輩而詢謀之乃請于巡按唐公某提

學僉事邵公某分守右叅政周公某副使顧
公龍定議遷于縣治西南故城隍廟所且曰
內環修水外對柳山畫一邑形勝差稱仲尼
王者之居僉曰然乃卜於是年十一月壬寅
再逾年爲嘉靖元年壬午正月旣望功告成
事蓋自 大成殿迤兩廡抱儀門出爲櫺星
門巍然翼然足以嚴王祀也自明倫列兩齋
直北爲齋宿房于外爲祭器庫爲神厨爲號
房爲膳堂爲射圃爲官衙井然秩然足以若

民望也是秋大比諸生方孟縉果錄於有司
癸未教諭鍾汪亦登進士第師生僉曰此見
志壹之動氣也陸侯之心其可泯耶宋君莫
君遂使生員陳某沈某來問記予以學校之
設雖自 朝廷而作興士類求真材以濟世
用則在良有司也若陸君者其聞道乎君嘗
被聘考試於閩予時在舶司得一接談意其
他日必良有司也若此武寧之士其勿負哉
苟逐時好舍經而求傳違聖而師心則致於

用必無所忌憚而誤蒼生矣必戒謹恐懼由
太極通書以溯孔孟之傳由周官六典以稽
周召之治則庶乎才非血氣可以濟世用也
予非知爲學者亦書所見以告武寧之士云

李氏水涯祠堂記

李氏水涯祠堂乃雲縉雲綉彙仲之所建也
雲綉謁選于京與予道乃翁宗愛先生恢復
祖業之勤欲作祠堂未果茲其彙仲謹續成
之爲祠堂一區置祭田若干畝又爲書院一

區置學田亦若干畝祠堂以祀先書院以開
後李氏將恃此以長世也二者之中祠堂寔
重願一言記之夫祠堂固重也非子孫之賢
亦烏可久邪苟無書院以爲教則禮義道喪
子孫各自私已知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
鮮矣然則書院也者豈非輔翼祠堂之具哉
若夫祠堂則先王廟制之遺也廟制廢則宗
法廢矣宗法廢則祭法亦廢矣今之士大夫
家雖有祠堂其祭不淫而宗不亂者亦鮮矣

享嘗昧禘祫之義孟仲有嫡庶之疑祧祐匪
昭穆之倫別繼無祖宗之異或者祠堂聚族
有以啟之也說者以爲禮之餼羊豈其然哉
惟夫冠昏喪祭而合族以食則庶幾乎雍睦
之道雖服絕親竭不至視爲塗人則祠堂于
風化之補誠不小也李氏祠堂有書院以爲
之輔翼則其子孫之賢者必能因文公家禮
而深有所考見以發明之于祭豈或淫哉于
宗豈或亂哉芬嘗言廟制可以明宗法喪服

可以推祭法今惟喪服有律而廟制無式蓋亦聖代之缺典也顧愚且賤言則孰能信之因記于茲以俟

越坡記

荆之濂豫之洛雍之關閩之建安形於自有天地之後也濂之周洛之程關之張建安之朱生於自有聖賢之後也然濂不與荆而俱稱至周而始稱洛不與豫而俱稱至程而始稱關不與雍而俱稱至張而始稱建安不與

閩粵而俱稱至朱而始稱則地固以人而顯哉周之生以濂而不羣於濂之所生程之生以洛而不羣於洛之所生張之生以關而不羣於關之所生朱之生以建安而不羣於建安之所生在絕學之後千餘年矣茲越董楊王韓突然而出其上則人固以道而顯哉夫然後知人之所貴者道而地之所貴者人况周之聖二程張朱之賢實有以繼堯舜孔孟之統非區區聞道者之比濂洛關建之獨著

不亦宜哉不然則王之臨川陸之青田得以
掉臂爭墩其間矣榕城之有越坡亦舊矣而
略未之聞焉吾同年廖子居之而始見稱越
坡其有遇乎哉予疑越坡與建安連壤建安
之山至是而其氣始盡建安之水至是而其
脉始合是其靈和清淑之鍾而爲人必將有
繼朱子者起豈非廖子此人邪五百歲而聖
人出三百歲而賢人出自朱子以至于今豈
非其數耶廖子之學期於道者也知朱之所
以賢者主乎敬亦知周之所以聖者主乎靜
蓋亦卓然有立者矣俗學文詞之陋末習利
祿之私豈得而惑之哉詩曰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必無負於越坡使百年之下得與建安
並稱庶乎其可也

大義祠記

啟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
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
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

服非不知啟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比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籍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

與夷狄而不以爲恥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我將擬公以魯

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臣翁謚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唯公以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于東門之內通衢易腐支頹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成事亞甫之政以節

義教化爲急務大率類此如近日宸濠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澄首正其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改建也豈徒然哉十月聖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閩屬芬說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公甫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四賢堂記

夫所謂賢者道德也文章也政事也道德之賢賢矣文章政事在周禮則謂之能然則賢固無不能與予四月過徐州水部李君汝蘭營部伍君疇中飭兵憲副李君廷重僉請於予曰管者韓退之以張建封辟除爲推官于徐蘇子瞻由密州徙知州事陳無已州人也以子瞻薦教授于州最後楊中立亦以叅軍調司法于是可謂四賢矣今予三人亦皆有職于是愧裨益夫士民者不逮古人也議建

四賢堂于雲龍山之麓黃茅岡上致景仰焉願子爲我記也夫四子者文章著矣其政事則所至善俗不獨於徐也若夫道德者則韓子之學推尊孟氏以達于孔子故原道知本於誠意以馴至於天下平而性三品之說亦於孔子相近相遠不移之旨有默契焉其諸醇庇苟揚攘斥佛老多賢者之所難能也蘇子學博而識敏志潔而才廣於出處用舍之際挺然以節義固其所守不賢而能之乎雖

以嬉笑幾成黨禍要亦狂之疾而不知所裁者也近日有著論目之構杌者蓋厚誣矣豈以朱子嘗辯其學不知道而自以爲是乃一赤幟邪陳生持已謹嚴拒宰相章惇之請而終不一見蓋三代以下士之所難能也妻子饑餓而身卒以凍死史稱其高介有節安貧樂道而與學至行世或莫之聞也然則孔門之所謂狷者非若人邪若夫龜山之道固伊洛之所指授或者病其晚年一出然力罷新

經深詆和議蓋亦不負所學矣夫如是則四賢者信賢也斯堂之建將流風化於徐土豈徒三君之景仰哉予因觀其堂遂登雲龍之顛四望之謂汝蘭曰管河決曹村溢于南清河患蓋不及徐也徒以淫雨驟漲不得時洩乃匯于城下蘇子且黃樓之鎮長堤之捍吸吸然也由宋南渡來決河會于入汴泗矣萬一淫雨決旬驟漲數仞將何如哉惜哉徐之建治失形勝也山阨塞於前水激射於後進

退難據識者當慮之久矣若負九嶷爲城則雲龍三山端拱於外蕭礪山西永固之水環流西南而東會於汴泗縈紆襟帶廓然一奇觀也豈特左控齊魯右扼梁楚不得風逸馬牛于我郊遂哉汝蘭愕然曰遠哉圖願併記以俟汝蘭名香袁人疇中名餘福吳人廷重名班魏人三君爲學知所本爲政知所急類如此五月某日堂成堂之後爲放鶴亭三君亦肯構臨觀且礪石以書東坡舊記

練川書院記

代撰

嘉定縣儒學之南爲留光寺土木壯麗沙門招聚若與吾道分赤白幟蓋餘四百年矣鄉大夫士雖病之而勢莫能爲也歲戊寅提學御史張公汝立偕督儲主事胡公思孝來謁學一顧瞻之猶吾鄉大夫士之病也詣予決焉予曰楊雄言在門墻則麾之惟二公義二公又以語知縣陳君晉卿晉卿曰惟公命亦惟予有司之責二公又以語諸生將易以爲

學宮也諸生三躍以應之曰惟公惠公遂檄
縣伐浮圖之像毀弗度之室人其人或以其
普度寂滅而不可返者分比諸山無何張公
以外艱去陳公以召爲御史去事幾沮乃明
年巳卯金度甫以進士來知縣事訪所宜罷
行慨然曰茲不可沮也爲書院以隸諸學設
范文正公之主于其中固鄉後進之所景仰
也于是爲儀門一楹于前入百步許爲正堂
三楹于中翼堂爲書房二楹其後爲講堂三

楹以奠范公之主講堂之後環左右爲號房
二十六楹庖廩徧浴之所曲盡規制又以四
面隙地籍租爲學徒之費焉某月日工告成
事而小子勸趨洋洋乎弦誦之聲曾無刹那
之雜也金侯其大有功於吾邑哉且祀范公
以屬鄉後進之所景仰則公之所以爲宋朝
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略先
憂後樂之心哉方洛學未興四書未啟公一
見橫渠遂授之中庸而屬以斯道史又稱公

弱冠時已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也以為斯院之主則所啟佑我後人者豈其微哉既金侯又以生員某來請記謂是役也微予烏能詳

重修延平府學記

周禮稱天王春秋因之亦稱天王則王者受命于天而有天下之號也有生不為王死享王祀而萬世無窮者亦可謂受命於天乎曰不可生而為王天勝道也

國之治亂廢興人之窮通壽夭天實

為死享王祀而萬世無窮者道勝天也天惡得而命之然則亦可謂有天下乎曰可宮墻之飭禮樂之備品物之博固然矣然自天子達于庶人凡有事於廟者齊明盛服駿奔走而不容僞是豈獨有有天下之勢也哉嗚呼仲尼之盛真亘古今而一人已正德歲庚辰吾友歐陽崇道出守延平惟茲學宮隘陋祭器缺略亟拓大而修飭之改門為西南向盡得山川之奇考律鑄鐘及于簠簋而王祀嚴

矣又慮諸生講習燕息稍食聞別置有學田而畢為

之所夫士有養而道不墜固仲尼之所享也

若崇道者其知所以嚴王祀哉既事竣遣教

授龍君泉肅生員鄭魁林保民以書來請記

且曰閩學寥落茲其振興之漸予以魯修泮

宮而春秋不書茲亦可不記也顧謂振興閩

學則道統之際焉可忽邪閩學得之於洛洛

學得之於濂溪伊川言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幾於背師矣執此以斷

黨獄曲亦不當在蘇濂溪乃中興吾道之聖人也其建

圖屬書有以貫六經語孟而一之不知延平

之士亦嘗篤意於是耶世儒譏晏嬰不知仲

尼自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能知茂叔邪

苟有能知之者舉以班諸顏曾思孟而作配

大庭則仲尼之王祀益嚴矣嗚呼道統之際

予豈敢以妄言也哉姑記以俟

仰范堂記

婺之戴君和之隱者也豐於貲而好施擇族

之貧鄉之餒者恒施之又慕范文正公之為

買田爲義田建學爲義學築庄爲義庄亦無
倦也其叔時平嘗以告予予不深然之旣乃
信焉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則世固有性若茲
不必學焉而事暗有合於道者壬午秋時平
復持其義田圖冊來曰吾鈞姪於義庄構一
堂鄉大夫士多獎與之爲扁曰仰范願得重
言爲記使其子孫知所守而世之人亦知苟
爲善則雖幽人隱士決不至泯泯與草木同
腐也予閱其圖冊益信之惟曰仰范則范之

事業在古今天地間雖公卿大夫奉天子之
命而行者未能或追配之况匹夫之賤乎和
之慨然以自勵蓋亦管豹一班率性而行者
也非天資之近道能爾邪第不知和之果性
是率邪抑嘗問學而知所勉邪聞之家庭之
訓乃翁養浩先生積而能散久矣及兄給事
中寶之以言事忤宦者去官大叅政遜之以
撫夷忤御史去官則君之能以義自好蓋不
徒天資之善也嗚呼居一鄉而可以有爲猶

足以濟人而尚友古人使官一邑一州一郡者以天子之命行愛物之心何所不可哉苟推廣義田之意以行長孫氏所奏義倉而變通以朱之常平之制則雖有旱乾水溢螟蝗之災民可以無饑矣况時之易易千百於是哉何今之聰明特達者輕古人而不學顧使布衣之士得以此而長雄於物論邪嗚呼范公不可得而見之也得見仰范者斯可矣人心之神谷應吾爲戴君書此安知四海之豪傑無吾言者邪姑記歲月以俟

外集卷之五 終

舒梓溪文鈔卷之六

家譜七首

舒氏譜義上

譜有至教非虛器也何也譜之作爲祖也不
知所祖則譜之作爲虛器也天地者吾性之
祖也祖也者吾形之天地也故凡天地之所
生其先乎吾者吾之父伯叔也其儕乎吾者
吾之兄弟也其後乎吾者吾之子若孫若姪
也自吾祖視之利害休戚之所關而疾痛痒

疴之念其在吾之父伯叔猶其在吾與吾之兄弟也其在吾與吾之兄弟猶其在吾之子若孫若姪也豈有二邪然夫人之富貴貧賤窮達壽夭智愚賢否有萬不齊若天地之犁然爲是等差何也蓋氣賦理畀天地之於人無二也其有事變之不一者數之所遭也然或恐懼修省變裁爲福學問之功至而同歸於善則亦天之悔禍誘衷而默相之也是則孟子所謂志至焉氣次焉者天地豈有所等

差於其間邪故不知天地之心者不知所祖者也不知所祖者不仁者也孝子慈孫推事父之心以事祖推事祖之心以對越天地亦戒慎不暗恐懼不聞所以修道不少懈於一息之存可也夫如是則反身全體形踐乎吾祖窮神知化性復乎天地始無愧於爲人之後也然則求吾所祖而爲譜豈虛器哉

舒氏譜義下

夫譜何爲者也將以合親疏聯遠近導夫人

之收族者也其事核其文約其義則可以推
之百族而免離散覆墜之虞也是故吉凶之
相慶吊悔吝之相勸飭禍災之相哀禴殍瘠
之相瑾塗空乏之相賙恤可一嘗試也而不
可見之頻頻也可見之一人而不可求之羣
族也何也富者貴者彊有力者感恩者畏義
者可能也非人人之所可能也以是而收族
將責望怨懟之是長而族日離也夫惟世有
賢也孝弟憲於家庭忠信達於鄉里道德望

於天下事功傳於後世則夫人親之不特同
姓之相宗也故人欲自賢也而學問敬修則
知天之與我者猶夫人也其心莫不有靈也
其知其能莫不有良也彼丈夫也亦惟克其
知能之良而盡其本心之靈也我有志於是
也亦丈夫也人莫我禦也夫人而志於是則
其族日盛矣盛則萃衰則渙情也勢也亦氣
之所感召也使族之人徃徃能賢如是則親
者疏者遠者近者情無不合勢無不聯也况

以祖宗一氣之感召邪嗚呼此收族之道也
有國有天下者兆民萬姓紀綱且維持之也
苟無其人猶將亂亡之不暇而况於族之眇
者邪

舒氏譜例

人本乎祖也作譜者又推祖之所自出以不
忘本也然世遠而不可紀緒微而不可尋闕
焉可也吾舒梓溪之譜舊考世緒遠矣今吾
惟斷自居梓溪者始示信也舊譜惟行錄文

藝二卷似未備也今增世表圖志考異三卷
以譜乃一家之史必如是而後爲備也其表
五世一揭者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示嫡庶之
分喪服之制而五宗之禮亦於是乎見也表
不著女婦者陰從陽也而猶及首世之母者
各敬其所尊也爲人後者不著於表教以孝
也男之有隱德者仕者女之貞者膺一命以
上者著焉所以勸也其錄以行序者示祖宗
視之爲一氣也舊譜載性行今惟錄生卒葬

歲月與夫配匹胤嗣者示和忍之意不見其
有不是處也子夭者不錄示未成人也女再
嫁者不錄勵節也母出者不錄示正家也婦
嫁者不錄絕之也妾不錄微之也其有子者
錄重宗祀也孀婦來嫁者不錄醜之也其有
子者錄不得已也其圖志列宮宅者慮久遠
也附以家廟學宮者崇孝敬敦教誨也而田
稅亦繫焉者示治生之正務也其文藝之列
制詞微文獻也及家規者文藝之實也終之

以考異廣仁孝也蓋梓溪始遷之祖出自北
山迨吾八世世次未遠也北山始遷之祖出
自麻山藕塘其世次蓋有不可考者矣其在
藕塘又安能上考始遷之祖乎故能世尋其
緒而合族焉則四海九州之同吾姓者苟非
賜氏冒姓與夫有所諱而變易者安知其不
皆出於吾姓邪是故考異者求同者也所難
考者世次昭穆也苟世次昭穆之可考凡舒
皆吾族也嗚呼此作譜紀遠之難也吾非舊

梓溪外集 卷之六
譜之所存廣大與夫家傳宋元迄今書籍文
墨契券歷歷可徵則亦不敢妄作而謬誣吾
祖也

世表小序

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殃慶有適然者烏可言必邪惟善不善之積非一朝一夕之故則氣數之感周浹貫通始可以言必也吾族之遷梓溪逮今八世宗族日盛而未見其或恙也豈非祖宗善

積之致邪孝弟忠信而不勸富貴逸樂而不矜貧賤憂戚而不悶橫逆侵加而不懟此非義理素定於胸中者不能也况終其身而允蹈之詎其後而世守之則其積也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豈不可以責報於天邪仲尼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蓋此意也吾由是知吾之先世學必志于聖人之道者衆也敬爲表以著之然則問學以明善惡之歸固永世之訓與

行錄小序

晉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召見問所以睦
 族乃書忍字百餘以進以為宗族所以不協
 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
 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
 雍睦矣夫張公之意則美也而道則未聞蓋
 忍字從刃從心非能痛自割抑未可以言忍
 也道路橫逆之適逢隣里惡聲之偶至忍之
 易也宗族室家之相處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其有過失必開誠心布公道以相戒正焉雖
 或相譏互咎事過亦釋然遺諸胸中此長久
 之道而可為雍睦者也苟人各有心而言不
 相諭徒為隱忍焉則外雖揜覆而以族義欺
 人內之兄弟閭墻夫妻脫輻者亦難免也然
 則張公之忍殆此類邪書曰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寔為萬世不易之言也蓋人
 惟問學全天理去人欲使天賦本然之德湛
 然虛明則雖妻子貨財有不私貧賤患難亦

處之裕如也彼衣食禮節之不至肯相責望
邪故能明其德則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兄
弟友推之國與天下則百姓平章萬邦協和
不歎九族之睦也使惟以忍也則末世薄俗
私欲錮蔽之人安知其反唇轉矚而無憤恚
之積邪是故道者治之源也學者道之門也
相勉以學而相尚以道則九族之睦固餘事
也

圖志小序

譜有圖志何也豈以周官大司空有以土宜
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以相民宅而知其利
害之文夏書禹貢有九壤三則之訓史漢有
地理溝洫之志譜猶史也故因之而盡用史
例邪蓋先王之世有授宅授田族葬之令則
民之生者死者固惟上之人是賴也今之爲
民者則自爲命也使生者無所養死者無所
藏豈仁人孝子慈父之所爲心邪故擇居以
貽子孫若孔子所謂里仁爲美者可也卜兆

以安父母之體魄若程子所謂去它日之五
患者可也然則門祚之隆替陵谷之變遷亦
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未有故家鉅姓鎮百世
而長雄能禦之者也是則曆謀之存豈得已
邪若夫審田賦而代著之一以示日用治生
之本一以示世澤起家之難也且示夫人欲
振宗而亢族者舍學之外不耕則它無可爲
也商則徇利而忘義工則銜技而無恥故先
王之世以農爲本以工商爲末令不與士齒

也漢有茂才賢良

士也

孝弟力田

農也

之科

非古遺意邪然則士不以窮困而廢學農不
以水旱而輟耕固吾所深願於吾之子孫宗
族也

文藝小序

夫譜之所信今而傳後者恃文藝也文藝之
備且以徵禮教也何也行錄不具賢否而制
詞史傳家謀行狀墓誌贊銘贈答人之賢否
焉見也宗族漸繁子弟之不中不才者安知

其無什一邪氣習之狃既勝父兄之愛或偏
則義不勝恩無如之何也故以文藝徵之使
知所嚮慕蓋物之無情而相遭間於喜怒無
形之際者必有所感發也杜氏所謂微而顯
婉而成章吾蓋竊取之矣其指豈在於文藝
邪

外集卷之六

終